



15
1125
2



門 45
號 1125
卷 2

戰國策第一

讀書雜誌二

高郵王念孫

東周

客即對曰

溫人之周周不內客即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
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
林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即字作即二形相
近故邪譌為即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
主人也相對為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志二之一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鮑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為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為句注曰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子曾本作子念孫案作予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為句恐齊韓之合為句子讀為與與共之與通作子猶賜子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子論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鮑說皆謬

輕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西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為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西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西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巫誣字或作誣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巫一作巫方言誣譏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
莖黃菘藟釋文云莖也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
作莖譌作莖故讀其右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爲輕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義
述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
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
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
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
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并師武集解引此策
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高注秦攻魏將犀武
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
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
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取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
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
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

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俱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爲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古或謂爲爲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曰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

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爲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罷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而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

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強也言弱魏以強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
 淡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必陰勁之秦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又曰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並與此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勁秦同義漢衛尉衡方碑剋亮天功勳譌作劇劫譌作劫從至之字或書作至
 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瘞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郭音風瘞之瘞今本譌作瘞凡醫書內瘞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輕楚辭九辯前輕鯨之鏘力與刀至與至形並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為勁之

譌而以意改為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蒞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衛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為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雖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竝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為總名而踵為專稱踵著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棲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姚曰李

善引作俱上於棲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

之棲鳥宿曰棲雞宿曰棲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棲因而所居之處

亦謂之棲此云俱上於棲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趙注棲牀也雞之棲必自下

而上故曰上於棲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

不能俱上於棲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

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作止則後人據誤本戰

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

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上與

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棲即

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比是也

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訛。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為大。趙注以比為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為此，改趙注比方為此，乃尤非。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為限

清濟濁河。今本作濟清河濁。姚曰：一作清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清濟濁河。與下文協。念孫案：文選注初學記引此竝作清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為限，長城鉅坊，足以為塞。高注曰：限難也。難乃反。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為難者。限本作阻。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并改高注耳。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竝作阻。爾雅及邶風雄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

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高

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為善非也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王為句而令儀不得為臣也為句史記楚世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厮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

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聽之過故此即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雖同上篇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唯字皆作雖表記曰唯天子受命于天鄭注唯當為雖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史記淮陰侯傳曰唯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唯竝與雖同王讀如下文云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亦承上篇而言此

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簡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為朋云朋侈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侈韓策作韓明又作韓明又仲明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馮烈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朋河之通作馮其作侈

者乃朋字之譌朋朋古字亦通

說文朋輔也字或作備周官士師為邦朋故書

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朋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濁莊子徐無鬼篇張若謂屨前馬釋文屨崔本作屨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馮徐廣曰多一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今人表竝作公仲朋

蘇代偽為齊王曰

甘茂亾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

言偽為一本作謂念孫案偽為即為謂也為謂之為讀去聲

謂齊王者蘇代為甘茂謂齊王也齊策公孫開為謂楚王曰趙策蘇子為謂

張丑偽為楚王曰竝與此偽為齊王同義家偽與為古

同字偽為之為古與謂同義故一本作謂秦策秦令周

齊策淳于髡為齊王曰燕策蘇代為燕為惠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為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為關吏

曰商臣為其傅潘崇曰竝與此為齊王同義又宣二年穀梁傳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孰為即孰謂楚策賁

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為勇即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為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

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之謂悅其給之為安盜跖

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

策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

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為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為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

為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先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宋所為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

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吳謂上

卿之事非偽則誤讀偽為詐偽之偽矣

閒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引之曰閒有所立四字

文不成義立當為言閒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

禹傳注曰閒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侯生乃屏人閒語是也鮑以閒為暇隙非是故下文即云

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𠄎隸作𠄎因譌

而為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譌作立韓子外儲說右

篇正作閒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案鮑訓挈為持臣請持領斯為不詞矣今案挈讀為契契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契刻也玉篇苦結切爾雅契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釋文契字又作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鏗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契挈契鏗並字異而義同

若於除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為苦而斷苦於除宋罪為句重齊怒為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丹之封不定故以為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除若上當有莫字除當為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除與除字相似須當為淡義見下莫若於陶為句宋罪重為句齊怒淡為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為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客謂奉陽君曰

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當

為人義見下韓魏危衛楚正正當為辟義見下鮑云蓋中山

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淡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

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

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

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

陰亦當為陶隸書陶或作陰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

誤為陰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

以陶為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史記田完

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

乃封魏母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

陰字本易惑王劭按定陶見有魏母豕作陰誤也又建

元以來侯者年表菽直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

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

當為陰康宋之罪重齊之怒淡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

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為主君慮封者

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淡故君不如北兵以德

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

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宐以身受命久矣今

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

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既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

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

志一之一

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卽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請令罷齊兵不如令殺之臣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為今字之誤也今猶卽也

言請卽廢之也

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卽今也上文曰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魏策曰樓

公將入矣臣今從燕策曰馬今至矣今字竝與卽同義

又齊策齊舉兵伐梁梁王

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為今言請卽

罷齊兵也

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戰國策史記今令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

又趙策知

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

亦當為今言不如卽殺之也又韓策穰侯謂田荅曰公

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為今言請卽發兵

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其證凡言請今者皆謂請

卽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

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

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過楚以攻韓

吳起為楚悼南攻楊越北并陳蔡史記蔡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皆謂取其地

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韓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以攻韓為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督過之也攻亦當為收收韓謂合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倍而殺之

大夫種為越王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倍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劍種自殺不言倍而殺之姚本作倍鮑本譌作倍注云倍與同轆也尤非倍當為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展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祖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背倍負三字古同聲而通用鄭世家贊曰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畱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

如畱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畱姚曰：畱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畱者涉上下文畱字而誤。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即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雎謂昭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為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單，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為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伸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憚怒是也。憚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誓伏，鴻烈覽冥篇曰：憚驚伏竄，憚驚即驚憚。

朝為天子

魏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念

孫案為與于同聘于賄鄭注曰于讀曰為莊二十二年

左傳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為晉語稱為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為即于也僖二十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亦謂近于禰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樊邑漢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為於與于同

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

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

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為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

字謂魏王一朝為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

為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為字疑衍則未知于為之通用

也也之為益非謂六國朝秦之風也上文云王之也亦參

山戰水戰敗不勝與齊釋蘇子里海與此同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撤委南聽罪西說

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

勝詞意相複敗當為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

相對為文齊釋當為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即其證

太子為糞矣

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

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

鮑注曰即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

所謂吳以糞為棄除太子為棄除矣亦甚為不詞今案

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

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秦邑

子楚立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念孫案秦當為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為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趙世家曰奉邑侷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緞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獲材作杖於義為長木材必使工為

之故曰使工人為木材若作木材則非其指矣獲與懼杖與材疑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劍冠舞其劍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鮑注曰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玉劍賜之使為舞時用姚曰舞劉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反以其冠帶以其劍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劍也今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隸書帶字或作帶

又作帶

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雜徒帶眾竹邑侯相張壽碑為冠帶禮義之宗字並作帶雜記率

帶字作帶五經文字所謂禮記作帶者也因譌而為舞鮑曲為之說非也又

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姚曰舞劉作帶念

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

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若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

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

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

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劍

齊

公而對對工八為木林以對手念新案文選檣靈

夫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

聞海大魚乎

今本脫海字茲據太平御覽鱗介部網不所引及鴻烈人間篇新序雜事篇補

能止釣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

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音訛又

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為失齊字之

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

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間

篇竝作失齊

信反 輕倍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知士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則信反明是倍反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篆文

本作音隸作音又省而為音與倍陪等字之右畔相亂若音之為音詹之為詹善之省為善皆其例也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穰侯傳作輕背倍之譌墨子貴義篇市賈倍徙今本譌作信荀子禮論篇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史記禮書作信荀子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白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念孫案專當為恃字之誤也專寺草書相近又脫去心苟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恃齊立戰不勝即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蓋不知其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可為齊見魯君曰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或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

熿齊為勝。良士選卒亦熿，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

其為德也。六矣。高注曰：全眾謂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大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始

君以全眾助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

亦甚六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者擊之下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

相複。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為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而於上句注云：德敗者於此句注云：敗

者德之不得其解而強為區別，妄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即實字也。雜記

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漢

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

近而義亦相通。

至字古讀若質，故聲與實相近。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埴室室為韻。小雅：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為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為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

至皆其不察其至，即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

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

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

有之字。秦策曰：樓辭約秦魏，紛彊欲敗之。趙策曰：楚王

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魏策曰：楚

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皆其證也。若

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卮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念孫案卮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卮，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竝作酒一卮。史記楚世家作一卮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面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面，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卻周害也。吳曰：害割字，恐有誤混。及韓卻

周割之後

後字從鮑補，下文亦曰：趙魏也。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

今齊應秦伐趙魏

應字從鮑補，下句亦有應字。

則亦不果於趙魏之

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為異字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卻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也之後，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

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
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
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
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
此竝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
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
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

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
顏色曰譖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呂氏春秋報更
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
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爲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
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爲之動也故下文曰譖先君之
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
急也呂氏春秋作見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蓋惟其急人之急
故顏色爲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
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
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

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和亦知之誤。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竝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小亦五之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注曰：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也。則正文內本無使字，下文直送象牀，直下亦無使字，今據太

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鮑注曰：漂，飄同。姚曰：漂，別本作標，引之。鮑讀漂為飄，傷此若髮飄，甚為不詞。今案漂，讀為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為程，一程為分，十分為寸，是髮秒皆至微之物，故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史記自序：作間不容翮忽，翮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稹，又作藁，通作飄，又通作稹，鴻烈天文篇：秋分藁定，藁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丈。高注曰：藁，禾穗，藁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又主術篇：寸生於稹。今本譌作稹。注曰：稹，禾

穗稌孚榆頭也。十標爲一分，十分爲一寸，說苑辨物篇標作粟。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閏不容翽忽，正義曰，翽字當作秒，禾也，表也，然則今本作漂，別本作標，鴻烈作稊，又作標，史記作翽，說苑作粟，皆秒之異文耳。

封衛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割也。吳曰：封疆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爲取，則封爲割之譌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割於楚。高注竝曰：割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碁年下有脫文

後碁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荅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碁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潛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蓋潛王聽讒，是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潛王爲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文意歸反樸。獨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真字。吳曰：

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云云
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爲韻後漢
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爲完
善

傳衛國城割平

管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
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爲句衛國城割平爲句注曰
傳驛遽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
傳當爲傳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割割字
作刻二形相似而誤
傳衛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傳衛國者傳附也言兵附於

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
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
平邑名城此邑以偪衛若晉人城虎牢以偪鄭也秦策
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高注曰
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
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
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
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
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卽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
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卽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踣足

有而與能同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

義則亾天下可踣足而須也鮑注曰踣不伸也念孫案

訓踣為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踣與踣同

踣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亾天下可舉

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踣舉足也

漢書高祖紀亾可踣足待也文穎曰踣猶翹也史記高祖紀作

翹足商君傳亦曰亾可翹足而待晉灼曰許慎云踣舉足小高也音橋

案今說文作舉足行高也楊雄長楊賦曰莫不踣足抗首請獻厥珍

踣踣聲相近故踣通作踣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

溝洫志橋作楫是其例矣

行文十七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

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

涉下文而行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

拒之患至則翹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

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

當有從字有讀為又戰國策通以有為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上交云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為有無之有則與從字義不相屬因刪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旂

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為句注曰以丹帛為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謬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為旂字之誤也旂字隸書或作柱與柱相似旂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為句建

旂九旂為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旂若無旂字則建九旂三字亦

文不成義記言龍旂九旂而此言旂者旂旂對文則異

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旂是也廣公宮制

丹衣建旂九旂從七星之旗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

擬於天子也吳曰案考工記注龍旂九旂諸侯所建身

可以古制準也

感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念孫案上既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感忿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聞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感忽悠

閻皆謂倏忽之間也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
功所引魯連子卽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
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忿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忿史
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
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
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悁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
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
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
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竝相近

單單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
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
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
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
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
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
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

反廬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為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邱齊景公田於梧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地理部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邱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梧邱於文為順於義為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且自天雍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今本為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第一

志二之一

美

... 蘇秦曰... 夫從人飾辯曼辭... 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 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太平... 蘇秦曰... 夫從人飾辯曼辭... 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 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太平...

戰國策第二

讀書雜誌二

... 高郵王念孫... 楚...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 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 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 蘇秦曰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 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志二之二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揭持

也說文曰尹持也讀若戟

說文虞闕相尹不解也從豕從虎虎豕之闕不相捨玉篇

音竭於居御二切虞與尹聲近而義同

又曰揭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

曰褚師出公戟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鬪者不搏擻尹
擻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雜體詩幽并逢
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
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
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
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擻顏師古曰擻謂揭持之

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鹽鐵論擊之篇曰虎兇
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
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爲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
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竝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
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并據御覽文選注
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
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
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

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
 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
 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為駭雞之犀楚辭九歎弃駭
 雞於筐籠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
 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
 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
 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縵者以盛米
 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駭雞又
 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竝作駭雞舊本書鈔出獻駭雞犀四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王陳禹謨改注文為雞駭而正文尚未改又御覽人事

部珍寶部獸部引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尚不誤至
 南宋本始誤為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晉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為君王此涉下芟冒勃蘇之詞
 而誤也芟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
 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
 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芟冒勃蘇羸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鮑注曰雀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雀當為雀
 字之誤也雀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雀
 漢酸棗令劉熊碑雀鳴一震即鶴鳴也鶴立謂竦身而
 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
 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
 竝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即芴冒勃蘇蘇鶴時而
 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為比言比较
 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
 之功是其證

至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
 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
 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
 為冑字之誤也冒俗作冑比冑字只少一筆無冑謂無後也周語晉
 懷公無冑韋注曰冑後也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

為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漢

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蕩陰二形相似

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來

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為求逸周書周祝篇觀彼萬

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鮑云求反國

來不約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竝譌作求

而得此曲為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

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泗字寫者脫去耳疆當

為疆字之誤也疆秦二字下屬為句若以疆字上屬為

句則文不成義

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尚未涉泗而疆秦已以五十

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

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畱

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然則下東國即

淮北之地亦即此篇所謂東地五百里也地在淮北則

為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倉

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今令臣會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竝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閏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會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竝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髮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騰，畫眉也，王篇：黛，同騰，楚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鴻烈脩務篇，竝云粉白黛黑，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竝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睢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為一篇，是李善所見本，此處不分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卷而歸以其類為招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囑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

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

間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為招類當為頸字之

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為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

高注招埽的也別類篇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此作以

其頸為的日射招者欲共中小也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

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為

的的或為招以上姚校本語招的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

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故的從勺聲而通作招說文

杓從木勺聲甫搖切炮從尤勺聲玉篇平交力弔二切

皆其例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

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

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既烹之矣何又言倏

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晝遊乎

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

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竝無此十字新序雜事

篇亦無此十字

鮓鯉

黃鵠俯囑鮐鯉仰嚙陵衡鮑改鮐為鱸云字書無鮐字
念孫案鮐鯉當從新序作鯉小雅周頌皆以鯉連
文鮑失考而改鮐為鱸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
此竝作鯉

禕布與縣 莫知媒兮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
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孫子為書謝春申君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與縣不知異兮閻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
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
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自寶珍隋珠

至曷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禕布與縣

姚云禕孫作襍鮑改為禕衣與絲注云禮后服禕衣念

孫案鮑說甚謬孫朴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竝作襍

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蓋錦譌為綿轉寫為縣又譌為縣

耳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譌作

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鴻烈本

經篇縣聯房植史記孝文紀歷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

日縣長今本縣字竝譌作縣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

又與上文兩不言無人為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

荀子外傳竝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此策求之

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即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父又

字作父二形相似

甚喜之當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惟嫫母力父是喜

也是與甚字之誤隸書是字作是甚字或作是二形相

功者而譙之齊語其作是此因其譌為甚故又譌為是

也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

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

說文匙是少也從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為文喜讀平

聲與媒為韻也堯典庶績咸熙揚雄劇秦美新及膠東

子嘻嘻釋文曰陸作喜喜爾雅廠熙興也學記正義引

作欲喜興也晉語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嬉呂氏春秋慎

大篇漢書古今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

人表並作末嬉每章之末必引詩為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詩曰以

下三句蓋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苑柳之詩曰上

帝甚蹈無自療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恒

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

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惰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

帝甚惰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

毛傳孔疏同陶惰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療焉作療也亦

是傳寫之誤外傳亦作療焉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

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

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念孫

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
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
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
何哉鮑改楚君為楚軍念孫案君字因上下文而誤衍
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言
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上則文不成
義矣

趙

董闕安于

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案闕與安一字也定
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
書古今人表竝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鴻烈道應篇
竝作董闕于是闕于即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
闕于之為安于猶闕逢之為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釋文闕烏割
反又於虔反史記麻書作焉逢今作董闕安于者一本作闕一本作安
而後人誤合之耳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念孫

案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竝作智果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爲知己者歟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爲知己者歟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竝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爲知伯報讎故

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歟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吾其報知氏矣

吞炭爲啞

豫讓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吞炭以變其音今本爲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爲啞卽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

言為啞，史記言為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為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為踰，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為曲遇。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竝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

曰：逆，選也。

選音

選不從其理，則生殿選不順也。韓詩外

傳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選同，是逆字

古讀若選。

逆從並聲，並與選古亦同聲，故選從並聲，而選又從選聲，並從並聲，而誦游又從選聲也。

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為逆也。

逆與吾形

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

未見一城

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
當為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為見說見經義述
聞周語見神
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即其證也史記趙世
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
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句法
頗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
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客遊談之士文本
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旁記賓
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賓字則
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竝無賓
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
出銳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
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西有清河說趙王曰
趙東有清河是清河在齊趙之間齊趙相救必涉清河
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
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告齊使興師度

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

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渤海在燕齊

之間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

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

取地也鮑改王因為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

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為三國是也饒中

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為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為謬

矣今案饒當為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

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也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也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

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

括為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為馬

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

禽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

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

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七敗之餘眾收破軍之
敝守七敗當為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
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七字相近故七譌為七此
時趙猶未七不得言七敗之餘眾也敝守二字文不成
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敝亦餘也收破
軍之敝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
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
語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
謂殘餘也爾雅烈烈
餘也烈與裂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弊敝
幣弊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行後人因於

上句加眾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

上文七勝御覽亦作十勝收破軍之弊無眾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
案此以與秦城為句何如不與為句不與下本無何如
二字齊策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
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
讀與秦城何如為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
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久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新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為此吳云若疑居字訛衍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徧識或改之或刪之而古義浸亾矣

魏魁

魏魁謂建信君吳曰魁一本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魁字魁當為魁魁隸或作魁漢楊君石門頌奉魁承杓魁即魁字斗其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魁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為魁吳云一本作魁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魁一作魁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魁鮑不達而改為兪字斯為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會鮑注曰饋餽同方會而祭不墮失七筮吳曰墮祭會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會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己篇及鴻烈說林脩務二篇竝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會聞告反之言而不爲之廢會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念孫案秦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

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爲義三按字義竝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

重釋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

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逸周書

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

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

名而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去之管子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查黎其陽安樹之五

麻又曰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又口墨子非樂篇曰然即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

得而具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又曰然即當為之撞巨

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其作焉者

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後人

不知按為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

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吳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

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郭字

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即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

郭偃之法云云是其證也桑雍姚曰桑曾作柔下文所

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

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雍劉作柔

癰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即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

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為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雍字之

通柔桑字之誤耳。鮑吳說桑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觸讐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讐，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慎篇：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讐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為讐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

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戚觸龍，惠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為名。未有名觸讐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胥，因譌而為聿。後人又

加手旁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尚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卻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卻字之義卻字本作御讀如煩勦之勦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券考工記軛人注曰券今倦字也御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飢受詘蘇林曰飢音倦飢之飢郭璞曰飢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方言曰飢倦也倦亦與倦同說文曰

御微御受屈也御飢飢卻並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卻同義則卻為倦御之御明矣

戰國策第二

戰國策第三

讀書雜誌二

高鄧王念孫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

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為不

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

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即所以悅秦韓策張儀

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是其證

而論其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塗也甚力左
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
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
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
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行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
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為之求地軫即令人以此言
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並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為
資而反於楚反訓為歸非訓為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
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起鮑改起為赴念孫案鮑改非也不起者謂
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曰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
臣以與已同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即其證

令儀狄

管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曰一本無令字
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即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
七啟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此皆無令字

舉子

秦蠶倉魏盡晉國戰勝舉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舉子
作舉子徐廣曰韓將舉莧念孫案作舉者是也史記秦
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舉莧韓
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舉戴救魏戴與莧同為秦所敗即此
所謂戰勝舉子者也此策作舉子者說文舉晞也舉疾
有所趣也此策舉子之舉蓋本作舉字隸省作舉漢武都太
守李翁而狹頌強不舉寡即舉字又省作舉形與舉字
也舉之省作舉猶舉之省作舉都太相似俗書舉字作舉故舉子譌為舉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
髡于王何損鮑注上三句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
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
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
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
寶部引此竝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隘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念孫案道涉
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為龜字之誤也草書危字
作危二形相似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倍
故龜誤為危

河外倍大梁義竝與道涉谷同韓策曰道於南鄭藍田
以入攻楚大荒而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
子十過篇曰元鶴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

二八道南方來

龜隘之塞也龜音旨案今之平靖關在信陽州應山縣

冥隄韓策作澠隘燕策作郵隘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

涉谷

汲古閣所刊索隱單行本如此別本有山字乃後

行三千里而攻冥隄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

楚之險路正義引劉伯莊音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為從

而誤以為道路之道又不知涉谷為地名而誤以涉為

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始不跋涉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
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
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
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
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
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
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
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
文自為問荅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

而魏王荅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
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荅語故於日上加王字耳
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
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荅之語是以好
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荅陽貨之語
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
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
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
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二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荅
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畱侯世家張良
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
 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
 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
 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
 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
 七問七荅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
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
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為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為問荅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鮑注曰行路犯風曰故焦焦
 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為癯廣雅
 癯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
 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詠懷詩注念孫案作浴者是也凡從谷
 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公形與谷相
譌作谷祛開也祛此是浴字譌為法列子說符篇白公
譌作裕皆其類也春秋精諭遂歿於浴室呂氏
篇作法室後人因改為去耳

請出而說秦

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而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
 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

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

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為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上有前字案曩即前也上既言曩下不得復言前此因上文臣前之所得而誤行耳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詠懷詩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

此竝無前字

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

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為誤吳曰誤字當句然恐是謔字譌引之曰吳以誤為謔之譌近之然誤與謔字不相似謔字無緣譌作誤誤當為謔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矣吳字隸或作吳二形相似故誤譌為誤漢書韋賢傳注曰謔歎聲音許其反是謔與謔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

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甯爲雞口無爲牛後

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尸牛從誤也吳曰索隱引延篤云甯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

篇曰太史公記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案延篤戰國策

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

俗寫誤也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晉蘇秦說韓羞以牛

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乃後人依五臣本改之李善注曰戰國策甯爲雞

尸不爲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

爲後非也是策文本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故顏李小

司馬所引竝同而今本作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則後人

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

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

文曰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為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虎擊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擊作虎賁是也此蓋賁譌為贄又譌為擊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擊為前有擊獸之擊鮑又改擊為贄望文生義近於皮傳矣踔音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

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為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為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為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為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即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彀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畧古無彀字俗頤為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踔音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為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為移管子國蓄篇今

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

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為張設非是說見史記田完世家曰請與

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竝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

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勳臣恐弛

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余支切

也改易

縱韓為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而
 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
 為之倣四竟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為不能聽我姚本
 是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
 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
 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為不能聽我鮑
 本無縱字是也韓為不能聽我為能聽我兩為字竝與
 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能聽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為戎首

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謂如曰為
 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
 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
 事於秦也又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齊
 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燼齊為勝其良士選卒
 亦燼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言子
 如見王也魏策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
 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壽之言
 如臣外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為我外王則封女女必

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者後人不解爲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爲與如同義若加縱字則與爲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不能聽我無爲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亦無縱字

書報韓王

尚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尚靳歸書爲句注日以書歸念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尚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也當爲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爲文韓子說林篇作得立因曰爲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不可通。皆當爲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爲文。今作皆者。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此竝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爲馬。念孫案秦策言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溢之多。且與下以爲馬。倉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千作十。於義爲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旣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爲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薛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紀總論注。引策文竝作至齊。新序

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吳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吳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舉字

卽有舛蚌

蘇代爲燕爲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舛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舛鷸姚日謠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舛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舛蚌兩謂關口一本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爲純謬訓兩爲關口旣屬無稽謂兩與蚌爲韻又於古音不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去聲亦然蚌字古讀若奉故其字從虫丰聲郭璞山海經闕野絲贊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晉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不知古音而謂蚌與兩爲韻故有此謬說此當作今日吳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兩爲韻亦非

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姚云不聞蚌鵲得雨則解非

也蚌將為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鵲得雨則

解也今案作蚌將為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人部及太平御覽

覽人事部諫諍游說二類並引作蚌將為脯今據以訂正藝文類聚鱗介部及御覽羽族部並引作即見蚌脯

又御覽兵部引作即有蚌脯皆後人據他書改之也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

也御覽鱗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後語並作必見蚌脯姚所見本作必見从蚌脯多一从字

者又宋人據誤本戰國策加之也誤本戰國策作即有从蚌者因下文

即有从鵲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即有从蚌者陸所見本作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兩者乃不知

兩與蚌之非韻而轉以作兩者為非又妄解兩為關口

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

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

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

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

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為孰謬矣恐與孰形聲俱不相近若本

是孰字無緣誤為恐

君之所揣也

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為意度非也意

詞也讀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

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

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

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

句云言君量我也姚云揣曾作制念孫案鮑說甚謬揣

者制之譌制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

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

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𠄎隸作制形與

制相近因譌而為制矣齊策夫制楚者王也鴻烈主術篇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

專行也今本制字竝譌作制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制正義以制為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

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間不當有下字此

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字

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荆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念孫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王因譌而為王下章墨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生之譌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生云人至竝而鄰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至韓子說林篇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兩王字亦當作人韓子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勸進今上賤注辯也論注引策文竝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云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為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為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竝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日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即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尚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

不遠而以意改之斯為妄矣

見祥而不為

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為當作見祥而為不可為不可謂為不善也

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

義與此同可與禍為韻今本為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

子新序竝作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

衛

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

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

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

改之下句作衛必折於魏折下又脫去而入二字也

西

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楚策曰魏折而入於齊秦子何以救之韓策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

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

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

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

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弗思甚矣鮑

解蒲入於魏句云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衛使客事魏 衛客曰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衛使客當作衛客謂衛人之客於魏者也衛客猶言燕客秦策曰燕客蔡澤是也衛下不當有

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衍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衛客事魏王又下文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為資

司馬憲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為敵字之誤也敵即商推之推推音古學反商推之推通作敵猶推擊之推通作敵說文推敵擊也玉篇苦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杖以敵之釋文敵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敵擊頭也玉篇口交口卓二切推敵敵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凡從高從雀之字古多通用說文瑀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即易確乎其不言當可拔之確詩白鳥騫騫孟子作鶴鶴皆其例也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推以為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推猶商較也較與推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而已

大推即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推之借作敵譌作敵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推為資是其明證矣推字古通作敵因譌而為敵荀子儒效篇選編百姓而慤新序襍事篇慤作敵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推敵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碩**史記作數與虜敵戰敵音古學反故與**碩**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敵字作敵敵字作敵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憲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

也鮑改力為人吳以力言二字連續云盡力言之引之曰鮑之改吳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為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戰國策第三

